



良心茶遊記

飛虎隊在駝峰航線(上)

在史迪威精心策劃的從四川成都直飛印度汀江的駝峰航線新航線試飛失敗以後，史迪威強烈要求美國陸軍航空隊加強對駝峰航線空運隊的護航。在駝峰航線開通的初期，美國陸軍航空隊沒有給駝峰航線的飛行隊配備專門的護航隊，只是由駐印場的美軍第10航空隊兼帶零星護航。美軍第10航空隊於1942年2月組建，主要部署在中緬印戰區，主要任務是協調對日作戰行動。他們初期還要參與駝峰空運，對駝峰航線僅能提供部分護航支持。為加強對駝峰航線運輸機的護航，美軍第10航空隊收編了於1942年7月解散的陳納德飛虎隊人員及其裝備，組建為下屬的第23戰鬥機大隊，仍由飛虎隊隊長陳納德指揮。

陳納德將軍領導的飛虎隊全稱為「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這是美軍歷史上，同時也是世界軍事史上一支特殊的隊伍。飛虎隊的成立，源於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空中支援的迫切需求和美國對日對華政策的演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國空軍在與日軍作戰中損失慘重，至1941年已難以組織有效防空或反擊，完全失去了制空權。在這關鍵時刻，蘇聯與日本於1941年4月簽署《蘇日中立條約》，撤回援華航空志願隊，中斷了對中國的空中支援。而那時美國尚未對日宣戰，受美國《中立法案》限制，美國政府不能直接派軍隊援華，只能採取「非官方」方式支持。根據權威公開資料，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在飛虎隊的組建過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

陳納德的全名叫克萊爾·李·陳納德，祖籍法國，1890年出生於美國得克薩斯州康麥斯的一個小農場主家庭，家境比較貧寒。5歲時陳納德母親去世，10歲那年，他父親為他娶了位繼母。這位繼母恰巧就是陳納德的小學老師巴納絲。陳納德早就喜歡自己的這位小學女老師。繼母常常鼓勵他過自己喜愛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大膽追求自己的夢想，要成為一個有作為的人。正因為有了這樣一位亦師亦友的繼母的教導和厚愛，童年的無拘無束使陳納德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性格。他養成了不畏強權的性格，從小就展現出非凡的勇氣和領導能力，並常常有一種不自覺的衝動，

有一種好勝的天性。

陳納德中學畢業後考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後入航空軍事學校。畢業後正式入伍參軍，先後擔任長島米契爾機場第46戰鬥隊副官、第94戰鬥機隊見習軍官。1923年調到夏威夷珍珠港擔任第19驅逐機中隊中隊長。1930年陳納德被保送弗吉尼亞州蘭利空軍戰術學校學習，畢業之後被調往麥克斯韋爾機場擔任戰鬥機戰術教官。1930年代，世界空軍界盛行意大利軍事理論家杜黑的空戰理論，杜黑主張「轟炸至上」，即空軍在作戰時應集中大批的航程遠、載彈量大的轟炸機，對敵方的戰略目標進行連續的轟炸，直至對方求和。在此種理論的影響下，戰鬥機的作用受到忽視，許多優秀的戰鬥機飛行員改飛轟炸機。

陳納德不認同「轟炸至上」理論，他堅信戰鬥機在未來空戰中的核心地位。1935年他通過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空戰案例的分析，編著出版《防禦性追擊的作用》，提出雙機編隊打擊同一目標的戰術觀點，這一理論後來被各國空軍廣泛採用，但在當時並未引起美國軍界上層的足夠重視。陳納德個性強，與上司在戰術理念上存在分歧又固執己見，招致上司反感，從此仕途不順。到他47歲時，他的戰友都榮膺校官，而他仍是尉官，這對爭強好勝的他來講無疑打擊很大。1937年初陳納德健康狀況開始下降，甚至失去部分聽覺，於是他以傷殘軍人身份申請退役，退役時的軍銜仍是上尉。

就在陳納德最失意的時候，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美國顧問羅伊·霍布洛克向她推薦了陳納德，霍布洛克曾是美國空軍飛行員，他比較了解和讚賞陳納德。宋美齡了解了陳納德的航空技術水平和處境後親自向他發出邀請函，開出的條件是1,000美元月薪還配專車、司機、翻譯，想開哪架飛機都可以。正處於職業低谷的陳納德收到宋美齡以中國航空委員會秘書長身份發出的邀請後很快答應來華見面。1937年6月3日，陳納德抵達上海，在宋子文宅邸與宋美齡首次正式會面。宋美齡用英語和陳納德進行了長達三小時的交談，她流利的南方口音英語給陳納德留下深刻印象，他在當晚日記中寫道：「她使我無法恢復常態，從那天起，她將永遠是我的公主。」

宋美齡以航空委員會秘書長身份正式聘任陳納德為中國空軍顧問。在宋美齡安排下，陳納德立即開始對中國空軍基地進行考察。那時中國的空軍力量極為薄弱，制空權完全掌握在日軍手裏。國民政府名義上有500架飛機，但實際上只有91架能起飛戰鬥，能夠實戰的機隊只有3個。杭州笕橋中央航空學校由蔣介石親自任校長，是當時中國空軍的核心訓練機構。當時中國空軍主要接受意大利式訓練，陳納德重點評估了航校的訓練水平、裝備狀況及教學體系，發現其存在嚴重問題，如意大利教官訓練鬆散、飛行員基本技能薄弱等。

正當陳納德在洛陽航空學校考察時，「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抗日戰爭全面開始。陳納德立即向蔣介石發出電報：「願以任何適當的方式為中國效勞。」陳納德在一系列考察後向宋美齡和國民政府提出了中國空軍的改革建議，重點是要以統一標準訓練飛行員，提升空軍作戰部隊戰鬥力。當時中國空軍在抗戰初期損失慘重，飛行員嚴重缺乏，且訓練水平低下。陳納德認為必須建立正規航校，以美軍標準訓練新飛行員，才能有效對抗日軍空中優勢。1938年8月，陳納德以中國空軍顧問身份，奉宋美齡之命前往昆明籌辦航空學校，訓練中國飛行員，重建因抗戰初期損失慘重的中國空軍力量。

陳納德到昆明後在巫家壩機場創辦了航空學校，以美軍標準訓練中國飛行員。昆明航校依託巫家壩機場開展訓練，引入美式飛行訓練體系，採用美國戰術理念。陳納德親自授課，強調實戰技能與戰術協同。他在昆明航校主持培訓了中國空軍第9至13期約六七百名飛行學員，並推薦學員赴美或印度接受高級訓練。航校培養的飛行員在後續抗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昆明因此成為中國空軍重建和抗戰空中力量的核心基地之一。

陳納德籌辦的昆明航校為後續中國空軍美國志願大隊（即「飛虎隊」）的組建奠定了基礎。飛虎隊的核心人員與戰術理念部分源於昆明航校的訓練成果。

棚間話

●青絲

被扔掉的書

每年世界讀書日，總免不了俗要談談關於讀書的事。我至今仍然懷念學生時代的強烈閱讀慾望，凡是能拿到手的書都會讀一遍，不會管什麼內容。區別在於，好看的書以後遇到還會二刷三刷，不好看的就會被略過。那時候能接觸到的書不多，有些書借來時已被翻爛了，缺頁或缺大半個角是常事，為此我也練就了一項特殊本領，能在閱讀過程中根據缺失部分，自動腦補出相關內容。處於這種飢渴狀態下，但凡是本書，就有其價值，只恨不能擁有更多，從未想到過有一天我會把一些書扔掉。

其後，獲得書的渠道和成本都大大降低，弊端是內容良莠不齊，盜版猖獗，經常買書的人即使再謹慎也難免會踩雷。我在書市買過一本《唐宋詞鑒賞辭典》，當時只是草草翻閱了一下，並未發現異常，拿回家細看才發現是盜版，錯字、訛誤滿篇都是，根本沒法使用，留着或轉贈他人也會誤導知識，只能當成廢紙丟掉。此外，進入網絡時代後，人人都是作家，只要兜裏有錢就能出書，上至商界大佬、網紅名人，下至農民企業家，都熱衷於出書立傳，並把在各種場合向人贈送自己的書，視為一件很長面子的事。

我有一次與朋友參觀一家私人博物館，轉了幾分鐘後出來，見老關守在門口給每個參觀者發禮包。打開看，裏面有一瓶水和一本專門介紹老關及其藏品的書，能看出是沒有書號的私印版，內容和印刷都極粗糙。我隨手就丟到垃圾桶裏。最離譜的是我參加一個徵文比賽，想必須在紙媒上發表過的文章才有參賽資格，心注反正也是二次利用，就投了一篇過去，過後我都忘記了這件事。大約過了半年，收到一個包裹，裏面有一紙獎狀和一本小說，稱我獲得了優秀獎，獎品是主辦者新出的書。

翻了幾頁，着實難以卒讀，搜索才發現這個主辦者用自己的名字創設的文學獎，光是優秀獎就有一千多人，純屬為了把自己花錢印刷出版的劣質書送出去、擴大知名度想出來的歪點子。朱熹說：「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古人印書多用棗木或梨木製版，濫刻沒有價值的書籍被譏諷為「災梨禍棗」。我心想，與其印這種災梨禍棗的書送人，還不如送一瓶礦泉水實惠，給別人留下的印象更深。

我有過幾次出書的機會，最後沒談攏是我自願自費出書，或者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分擔書的銷售份額。我煮字本就是為了療飢，辛辛苦苦寫出來的東西還要自己花錢出版，這種事情我是絕不會去做的。再者，近年我見過太多沒有價值的書被人當成垃圾扔掉，若是出版時能換到一文半文的，或許還稍有些安慰，受辱感不至於那麼強烈，自費出書被人丟掉，真不如留來自己看。

詩情畫意

●趙素仲

從詩經時代吃到今天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八十四 鄧州西軒書事十首（其四）

——陳與義（兩宋時期）



陳與義 鄧州西軒書事十首（其四）

莫嫌咬蔗佳境遠，
橄欖甜苦亦相併。
都將壯節供辛苦，
準擬殘年看太平。

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宋徽宗政和三年登第，曾任文林郎，著作佐郎等職。寫下不少與飲食有關的詩文，這首詩選自《鄧州西軒書事十首》其中第四首。詩中描寫甘蔗和橄欖不同滋味，甘蔗越吃越甜，橄欖苦甘並存。《晉書·顧愷之傳》記：「愷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黃庭堅《橄欖》詩言：「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人的前半生該如橄欖苦甘各半；後半生至晚年則如甘蔗才好。

上次寫唐代王維用蔗漿煮飯，讀此詩令我想起名菜蔗蝦。我認為此菜是廚師隨手拈來的絕妙構思，從河邊捉來小蝦，去殼、腸後攪成蝦膠，在田邊割下甘蔗，去皮切成手指粗，半截筷子長短，將蝦膠包着甘蔗一半，放入鏊中油炸一回，上碟。手沒有蝦膠的一半竹蔗，吃完炸蝦，把竹蔗咀嚼，甘甜清涼，即能把炸蝦的熱火下降了。

甘蔗有多種，常見黑皮蔗、青皮蔗、竹蔗都是大類。竹蔗配以茅根、馬蹄、紅蘿蔔、蜜棗煲3小時，即成一款清熱潤肺的好湯。水果檔現已沒有黑皮蔗或青皮蔗出售了，失去了一口咬蔗，咀嚼，吐蔗渣這種粗野的吃法，失去了這種吃蔗的風情。

文化解碼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1900年：法軍掠走的紫禁城珍寶

1900年，庚子國難，八國聯軍進駐北京城，他們還在紫禁城裏舉行了閱兵儀式，千年皇城淪為野蠻的劫掠場。若說1860年火燒圓明園是一場焚毀人類珍寶的浩劫，那1900年法國軍隊在紫禁城、景山、北京城裏的行徑，便是一場粗暴的文化掠奪！

深藏內府、世代珍傳的中國皇家藝術品，被成箱運往塞納河畔。它們後來出現在法國的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室中。我們來看看他們都是在哪些地方劫掠這些國寶的呢？場景一：景山。法軍入城後，第一時間佔據了景山壽皇殿——這裏是清代供奉帝后御容、安放寶璽的皇家聖地，也是清王朝精神與權力的核心禁地，卻被直接設為法軍司令部。在侵略者眼中，這裏沒有中國皇家祖先之威儀，只有可隨意拿走瓜分的戰利品。

郎世寧所繪《純惠皇貴妃朝服像》，據稱是中西畫法交融的巔峰之作，所畫貴妃面容溫婉、氣韻生動，也被譽為「中國的蒙娜麗莎」。這幅曾只供皇室瞻仰的稀世畫作，1900年被法軍掠走後，在法國弗雷家族私藏中沉睡百年。直至2015年於香港的一次拍賣會上，由一名匿名買家以1.374億港元天價投得，刷新中國宮廷御製畫像世界拍賣紀錄。

和這幅畫作一起被劫走的還有一方乾隆九龍玉璽。一名法國海軍軍醫在劫掠時，根本不識這個象徵中國皇權的國之重器，只當是塊好看的「紅石頭」，隨手塞進背包帶回法國。此後漫長時光裏，它甚至被當作壁爐邊的壓紙石，還險些被當作無用的器物丟棄。直到2016年巴黎拍賣，這方玉璽拍出2,100萬歐元的天價，據說買家是一位來自中國內地的藏家。

場景二：法國軍隊劫掠的還有紫禁城裏的《永樂大典》殘卷和海量皇家善本、輿圖、宮廷檔案。1900年戰亂中，大批典籍被士兵肆意撕毀、踐踏，殘存的珍貴文獻被成批運往法國，如今深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這些散落異國的書頁，如同支離破碎的文脈拼圖，等待我們重新去探索復原。

宮廷重器的命運同樣令人傷感，現藏於

巴黎榮軍院的乾隆御用大閱甲冑，以金銀絲編織、龍紋刺繡綴身，工藝登峰造極，曾是清王朝威儀和軍容的象徵，如今卻在法國的一間展廳裏默默陳列，昔日榮光盡褪，只待回歸北京城的那一刻。

更讓人憤怒的是法國士兵們的無知與粗暴，闖入紫禁城內廷儲秀宮後，看中繡絲掛屏邊框的珍珠瑪瑙，便用刺刀粗暴撬下，將耗費數年方成的絲藝瑰寶棄於泥濘，這樣的荒誕鬧劇，對中國藝術的無知，比掠奪本身更令人痛心。

場景三：法軍的貪慾並未止步皇宮，而是蔓延至整座京城。歷史數據記載，北京城裏的禮王府被掠走白銀200萬兩，府中古玉、青銅、書畫被洗劫一空；皇家寺院嵩祝寺3,000餘尊鎏金佛、上千件法器盡遭搶奪。士兵甚至為刮取紫禁城裏太和殿銅缸上的鍍金，用刺刀在缸身留下密密麻麻的劃痕，至今遊客依然可見這些刻痕。

還有一位法國主教樊國梁，趁亂從一些官宅邸掠走價值百萬兩白銀的文物，借教會渠道源源不斷運往法國。這些國寶最終匯聚於楓丹白露宮中國館，與早年圓明園流失文物一起，構成了法國館藏中野蠻血色的一頁。1900年被掠往法國的文物，遠不止幾件國之重寶。還有很多的宮廷瓷器、佛像、書畫、禮器，如今都散落在吉美博物館、法國國家圖書館與私人藏家手中。它們在巴黎城內裏被稱作「東方奇觀」、人類的藝術呈現，卻長久成為許多中國人心底的淚痕。我在法國的多個博物館與這些文物相遇，也曾問過一些法國朋友，為什麼它們會在這裏，得到的回應是沉默。

這些國寶離開故土後，便失去了原本的禮制意義與宮廷空間文化藝術的鏈接，淪為裝飾、藏品，甚至拍賣場上的數字。從皇權象徵、文明瑰寶，到被輕視、被損害、被交易的商品，這場身份的轉變是一場人類的文明之傷。

今天，它們不只是天價拍品，不只是展櫃陳設，或者家庭密藏的寶貝，而是期待歸途的美麗器物，是可以成為人類文明的又一次觀念的反思，文脈傳續的又一次重新詮釋。



郎世寧所繪《純惠皇貴妃朝服像》

浮城誌

●楊隱

想起打火石

打火石是一種石頭，但又能夠取火。童年的我，覺得它就是一個神奇的寶貝。那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鄉村，打火機還沒有普及，火柴也顯得珍貴，不僅不能隨便買到，而且也不便宜，要兩分錢一盒，在當時絕非一個可以輕易忽視的數目。

鄉下人做飯時，就將乾柴草塞進灶膛，用一把火鏟，在一塊石頭上輕輕一磕，火星簌簌落下，引燃乾枯的柴火，讓廚房飄起了農家的煙火味。石頭也能碰出火花引燃柴火？這引起了我們極大的興趣。

可是家裏的打火石很大，大人也不讓我們去碰，於是我們就去山上河邊尋找。可惜牟河壩的土壤屬於黏土，不產打火石，尋遍河邊和山林，泡石倒是不少，但打火石一塊也沒有。離牟河壩不遠有個地方叫博房上，那裏的田地是沙土，產出的石頭很硬。放學之後，我們便牽着牛兒到博房上的青槓林裏去放，順便尋找打火石。

菇、青草，也有不少石頭。石頭有大有小，有灰褐色也有白色，橢圓橢圓，非常堅硬。我們把石頭揀在手裏，一一擦拭，最後總能找到兩塊像雞蛋一樣的打火石。

天黑時，我們幾個小夥伴拿着打火石蹲在生產隊曬穀場裏，讓兩塊石頭碰撞在一起，並使勁地擦着，就像大人擦火柴一樣。雖然很多時候以失敗告終，但有時候也能擦出細碎而又耀眼的火星。望着那細碎而又耀眼的火星，我們像捡到寶貝一樣，心裏開心極了，連睡覺時也把那潔白的石頭揣在懷裏，生怕被父母沒收去了。

有一天黃昏，我和一位來我家走親戚的小表弟躲在堆柴火的屋簷下玩打火石，父親從生產隊公房裏忙完活後回家，忽然看見自家屋簷下火星一閃一閃，嚇了一大跳。過去一看，原來是我們在那裏玩打火石，免不了抽出一根棍子，在我頭上打了兩下。雖然挨了打，心裏還是樂呵呵的。

真的，直到現在，耳邊彷彿還能聽見石頭碰撞的清脆聲響，眼前彷彿還閃耀着那點點的火星。

遠處有採茶女的歌聲響起
故鄉，被一縷縷茶香氤氳，色園

煮一杯清茶，芳香四溢
沸水裏舒展，沉沉浮浮
起起落落，重新還原本色
咀嚼，品味，回甘
有多少嫩芽可以採擷
有多少茶香可以釀就
把清香留給塵世間
是綠茶該有的樣子

天朗氣清，人樹合一
歡聲笑語，填滿茶樹林子
——指尖，摘芽，打葉
繞過指間，放入背篋
鐵鍋裏高溫翻炒
嫩茶蜷縮成一團
風韻暫時被隱藏

經歷一場雨水的洗禮
青蔥歲月盛滿了回憶
記憶，成長之光
照見深沉的土地

一片山茶葉尖上
掛滿了晶瑩的露珠
在山坡的懷抱裏，被呵護

苔山疊翠，滿眼新綠
薄霧裊裊散開
在山坡的懷抱裏，被呵護

詩詞偶拾

綠茶

曹啟正